

(意大利) 迪诺·布扎蒂 著

罗国林 吉庆莲 译

怪仁海

• россиякой го
• ями? И в каком то
енном в профиль, нетру,
ой, нарисованный тины, бы
сунке дан и
ллит
ско

Quand stefano
Roi eut douze aus, ildemanda comme
Cadeau son pere,
qui etait capitaine au
long cours et maltre dun
beau voilier, de l'emmener
a bord avec lui.
Quand je serai grand,
dit-il, je veux aller sur la mer
comme toi. Et je commanderai des
navires encore plus
beaux et encore plus
gros que le tien,



〔意大利〕迪诺·布扎蒂 著
罗国林 吉庆莲 译

海

怪

K

海 怪 K

〔意大利〕迪 诺·布扎蒂 著

罗国林 吉庆莲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2插页 102千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统一书号：10094·706 定价：1.20元

前 言

迪诺·布扎蒂 (Dino Buzzati, 1906——1972)，意大利当代著名作家兼画家。其父是米兰一大学国际法教授。迪诺青年时期曾在该校学习法律，但很快改攻文学。他很早就开始从事诗歌创作，二十二岁时曾担任驻埃塞俄比亚记者，后又在意大利海军担任过军事记者。离开新闻界后，迪诺·布扎蒂一直居住在米兰，同时从事文学和美术创作。作为画家，布扎蒂以想象丰富、表达荒诞题材而著称。作为作家，他的才能十分全面，给人们留下了不少诗歌、剧本和小说，其中长篇小说《达达兰沙漠》于1949年译成法语出版，使他获得很高的国际声誉。他的剧本之一《一个有趣的案件》曾由法国著名作家阿尔贝·卡缪译成法语，1956年在巴黎上演获得很大成功。尔后，他的主要著作被译成多国文字。

迪诺·布扎蒂的短篇小说集《海怪K》，1966年出版，凡四十五篇，这里仅选译其中最精彩的十五篇。这些作品是西方流行的荒诞小说之一种，但绝非那种虚无主义的、令人不知所云的荒诞小说。作者通过一个个荒诞离奇的故事，从不同角度

深刻揭露、无情抨击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现实。这些小说既象神话一样具有丰富的想象，又象寓言一样给人以哲理性的启示，而且象战斗檄文一样给人以鼓舞和力量，构思隽永，语言幽默泼辣，有些篇章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十分鲜明生动。正因为这样，《海怪K》这本小说，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其他许多国家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罗国林 吉庆莲

责任编辑 王 岩
封面设计 王晓勇
尾 花 李 健

目 录

前言	(1)
海怪K	(1)
彩蛋	(10)
魔衣	(22)
袭击老年人的歹徒	(31)
小妖婆	(41)
奴隶	(51)
公园里的自杀案	(60)
弄假成真的死者	(69)
隐身术	(77)
在电梯里	(86)
坠向深渊的姑娘	(95)
埃菲尔铁塔	(102)
一个小气球的故事	(110)
一个神的堕落	(116)
当代地狱行纪	(123)
一、困窘的差使	(123)
二、地铁车站里的秘密	(132)
三、女魔鬼	(141)
四、疯狂	(150)

五、孤独.....	(158)
六、清扫节.....	(166)
七、驾驶汽车的猛兽.....	(174)
八、花园.....	(181)

海 怪 K

斯特法诺·洛瓦的父亲是远洋船长，他有一艘漂亮的帆船。斯特法诺十二岁时，要求父亲带他去航海，作为给他的生日礼物。

“等我长大时，”他对父亲说，“也要和你一样去航海。将来我指挥的船比你这艘更漂亮、更大。”

恰好这一天老洛瓦的船要出海，他便把孩子领到船上。

是日阳光灿烂，风平浪静。斯特法诺还从未上过船，所以兴高采烈地在甲板上跑来跑去，观看船上那些复杂的帆是如何操纵的。他向水手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水手们都笑嘻嘻地一一给以满意的解答。

孩子跑到船尾，好奇地站住了，观察着航迹上大约两三百米远的水面上一个时隐时现的东西。

尽管帆船因为顺风，加快了速度，但那个时隐时现的东西始终与帆船保持着原来的距离。孩子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它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吸引力，强烈地吸引着孩子。

父亲发现斯特法诺不在身边，叫了半天也不见

影儿，便从指挥台上跑下来找他。

“斯特法诺，你呆在那儿干啥？”父亲终于发现孩子站在船尾凝视着海浪。

“爸爸，过来瞧。”

父亲走过来，顺着孩子指的方向望去，但啥也没看见。

“船迹上有个黑色的东西，一会儿浮出来一下。”孩子说。“它一直跟着我们呢。”

“我虽说已四十岁了，”父亲说，“但我觉得自己眼力还不错呢，可这会儿什么也没瞧见。”

孩子坚持说有个东西，父亲便举起望远镜，顺着航迹的海面望去。斯特法诺发现父亲的脸色刷地变得煞白。

“是个啥东西？你为什么脸色变得这么难看？你说，爸爸。”

“唔！我不依着你就好了！”船长大声说。

“现在我得为你操心了。你看见从水里浮出来、一直跟着我们的，那不是个东西，而是地地道道的一头K，是世界所有海洋上的船员都害怕的怪物。那是一条可怕的、神秘的角鲨，它比人还诡计多端。不知为什么，也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为什么，这怪物选择自己要吞噬的对象，一旦选中了，就好多年、好多年紧追不放，需要的话甚至追一辈子，直到把它的对象吞噬为止。更奇怪的是，除了它所选中的对象或这个对象的亲人以外，其他人谁也看

不见这种海怪。”

“你说这些是逗我玩的吧，爸爸！”

“不，不！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怪物。不过根据听到别人讲的情况判断，我一下就认出它来了。它那野牛般的鼻子，那张抽疯似地一张一合的嘴巴，那两排锋利的牙齿……斯特法诺，毫无疑问是它。唉！这个海怪看中了你，只要你呆在海面上，它就一刻也不会让你安宁。听我的话，孩子，我们马上掉头回港，你下船去。从今以后，你无论如何也不要再到海上来冒险。你得向我保证。海员这行当，你干不得，孩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得了！反正在陆地上工作你同样会有出息的。”

父亲说完，立即下令掉转船头，驶回港口。他佯称孩子病了，让他下船后再出海。

孩子忐忑不安地呆在沙滩上，直到父亲的船上那根最高的桅杆的顶端消失在海平线外。这时，他发现远处有个黑点不时浮出水面。那正是海怪K。它在那儿缓慢地游弋，固执地等待着他。

自此以后，父亲千方百计消除孩子对大海的向往，把他送到离海几百公里远的一座内陆城市去学习。一段时期内，斯特法诺由于被新环境所吸引，不再想那海怪。不过假期回到家里，稍得空闲，他就情不自禁地跑到防波堤尽头，想去印证一下父亲说过的话。其实他料定这种验证是多余的，甚至是荒唐可笑的。因为，就算父亲所讲的确有其事吧，隔

了这么长时间，海怪K必定也已放弃觊觎他的念头了。

但一到防坡堤尽头，斯特法诺就目瞪口呆地站住了。他的心，象受惊的兔子在胸中狂蹦乱跳。在两三百米远的海面上，那头可恶的海怪正在缓缓游弋，不时把头伸出水面，盯住岸边，似乎想看看斯特法诺是否终于来了。

打这以后，那个怀着敌意、日夜等待着的海怪，总是纠缠着斯特法诺，成了他无法摆脱的隐忧。尽管此时他住在远离海岸的城市，但夜里常常不安地惊醒过来。斯特法诺生活在安全的地方，是的，他和海怪K之间隔着数百公里。然而他知道，隔着崇山峻岭，隔着森林和原野，那条角鲨仍然在等待他。即使他迁到最遥远的内陆去生活，那海怪也会游到离他最近的礁湖里，凭着上天赋予它的本领，无情地、固执地觊觎着他。

斯特法诺是一个认真而有抱负的小伙子。他以优异的成绩继续自己的学业，毕业后在那座城市一家企业里谋求到一个薪俸优厚的重要职位。在这期间，他父亲因病亡故，母亲卖掉了那艘漂亮的帆船，斯特法诺因此得到一大笔钱。工作、友谊、玩乐、初恋，自此他的生活道路已经确定了。然而，对海怪K的记忆，犹如一种不祥而又迷人的幻觉，时时在折磨着他，随着岁月的流逝，不仅没有淡薄下去，反而似乎越来越强烈。

诚然，勤勉、舒适，安逸的生活给人的乐趣是很大的，但这抵不过神奇奥秘的生活给人的诱惑力。斯特法诺刚满二十二岁，就告别那座城市里的朋友们，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回到自己出生的城市，对母亲说他想干父亲的老行当。母亲是一个爽快人，由于斯特法诺从未对她提到过神秘的角鲨，她满心欢喜地赞同儿子的决定。她心里一直觉得，儿子抛弃海洋呆在内陆城市里，可以说是背离了家庭传统。

这样，斯特法诺开始了航海生涯。他不怕劳累，勇往直前，表现出一个海员的种种优秀品质。他乘风破浪航行着，而在船后的航迹上，不管风平浪静还是雨骤浪高，海怪K总是日日夜夜跟随着。那怪物是他的灾星和劫数，这个他心里很清楚，但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缘故，他无法摆脱它。船上除了他，谁也看不见那海怪。

“你们没看见那边有什么东西？”有时，他指着航迹问伙伴们。

“没有。我们什么也没看见。你干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刚才我好像……”

“你莫不是看见海怪K了吧？”其他人嘲讽他说，同时还用手摸一下铁^①。

^①意大利有一种迷信的传说，认为摸一下铁，可以避邪驱魔。
——译者注

“你们为什么笑，为什么摸铁？”

“因为K是一个绝不会饶恕人的怪物。要是它追上了我们这条船，那就意味着我们之中有一个人注定要完蛋了。”

但是，斯特法诺并不在意。看来，那寸步不离地追赶着他的海怪对他的威胁，甚至增加了他的毅力，加倍激发了他对大海的热爱和同危险搏斗的热情。

等到他觉得已经完全熟悉了自己的职业，斯特法诺便用父亲的遗产，与人对半合伙买了一艘近海航行的小轮船。不久，他成了小轮船的唯一主人。后来，因为一连串航行都很幸运，他买了一艘名副其实的货轮，并且总是以更大的雄心筹划着自己的前程。但是，他所获得的种种成就和积累的数百万财富，都不能使他摆脱始终纠缠着他的那桩心事。他一刻也没想过把船卖掉，放弃航海去从事别的工作。

航行，航行，这是他唯一的想法。每次在海上航行了好几个月，驶进一个港口，一靠岸他立刻又迫不及待地启航。他知道，K在大海上等着他，而这个K就是灾难的代名词。真是没有办法。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吸引着他从一个海洋驶向另一个海洋。

这样直到有一天，斯特法诺突然发现自己老了，已经很老了。他周围的人谁也不明白，为什么

象他那样富有的人，竟然一直不肯放弃海员这种受罪的生活。他已经老了，并且很痛苦，因为他为逃避自己的对头，把毕生的精力都耗费在这失去理智的越洋渡海的奔波之中。但是对他来说，深渊的诱惑力，胜过了舒适安逸的生活中的种种乐趣。

一天傍晚，斯特法诺那艘漂亮的船在他故乡的港口停泊时，他感到自己的生命就要结束了。于是，他把自己完全信得过的船长叫来，嘱咐船长不要阻挠他去干他想干的事情。船长以信誉担保，答应了他的要求。

得到船长的保证之后，斯特法诺便把海怪K近五十年来一直在追逐他这件事，告诉了船长。船长听了目瞪口呆。

“它伴随着我从世界的这一头走到另一头，”斯特法诺说，“它是那样忠实，就连任何高尚的朋友也做不到。现在我就要死了，它大概也很衰老、很疲倦了，我不能让他白白等了这么久。”

说毕，他告别船长，叫人把一只小艇放进海里。他要了一把捕鲨的镖枪，就登上小艇。

“现在我要去找他，”斯特法诺说，“我不应该叫它失望，那是不公平的。不过，我要拼尽自己的力气与它决斗一番。”

斯特法诺划着桨离开了。轮船上的船员和水手们，目送他消失在海面上，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此时，天空挂着一弯新月。

斯特法诺没划多久，小艇旁边的水面上，突然露出了海怪K难看的鼻子。

“我下决心找你来了，”斯特法诺说，“现在我们来较量一下吧。”

说着，他拼出最后的力气，举起镖枪准备进攻。

“哎哟哟，”海怪K哀叫一声，说：“我为了找你，游了多少路啊。我也与你一样，已经精疲力尽……你叫我游得好苦！你只顾逃呀，逃呀，看来你根本不明白！”

“明白什么？”斯特法诺恼火地问。

“你不明白，我绕着地球到处追你，并不是象你想象的那样要吃掉你，而是因为海王托咐我把这个带给你。”

角鲨伸出舌头，把一个闪闪发光的小球献给老水手。

斯特法诺伸手抓过小球，仔细端详着。那是一颗大得出奇的珍珠。他认出来那就是有名的海珠，谁得到它，就会得到财富、权力、爱情和心灵的安宁。可是他现在得到它已经太晚了。

“唉！”老人悲郁地摇摇头。“我不仅浪费了自己的一生，也浪费了你的一生……”

“永别了，可怜的人。”K说。

说罢它钻进黢黑的水里，再也没有露头。

两个月后，几个渔民发现一条小艇，被激浪冲

在一个陡峭的珊瑚礁上。他们出于好奇心靠拢过去。小艇里一具已发白的骷髅仍保持着坐的姿势，细细的指骨间夹着一颗圆圆的卵石。

K是一种很大的鱼，形状丑陋可怕，极其罕见。在不同的海域及沿岸地区，它的名字不一样，如：科隆贝、卡鲁布拉、卡龙加、卡吕、巴吕、隆伦格等等。奇怪的是生物学家们对它一无所知，有些生物学家甚至断定它不存在……

